



大同土林，梦幻的世界

于家睿 文/图

若不是这一场阔别二十多年的造访，我竟不知苍茫的雁北大地，竟私藏着一个如此瑰丽的梦幻世界。

它不像是人间的造物，倒像是造物主在酩酊大醉后挥毫泼墨，将一腔未曾冷却的热血与残存的梦境，尽数倾倒了在这片黄土高原的褶皱里。于是，便有了这大同土林——一个被风沙封印了千年的江湖，一场关于刀光剑影的、盛大而凄凉的幻梦。

我抵达时，正是午后。太阳悬在头顶，光线不再是温柔地抚摸，而是肆意地挥洒。那些千奇百怪的土柱，在阳光的洗礼下，呈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美。它们是金红的，是赭褐的，是那种深沉得化不开的暗紫。这哪里是泥土？这分明是大地凝固的血液，是岁月风干的眼泪。

风，是这里唯一的吟游诗人。

它不像江南的风那般软糯缠绵，它带着沙砾，带着一种要把万物都雕刻成它想要模样的暴烈。它在土林的沟壑间穿梭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那是古战场上的号角，是侠客袖中的剑鸣，是深闺里无人倾听的叹息。这风声，将我从现实的琐碎中一把拽出，扔进了那个我曾在无数个夜晚梦回的江湖。

那是一种怎样的壮美啊！

你看那一排排拔地而起的土峰，有的如列阵的天兵，铠甲鲜明，杀气腾腾，仿佛只待一声令下，便要踏平这苍凉的大地；有的如孤独的剑客，独立于天地之间，任凭风霜雨雪在身上刻下道道伤痕，自岿然不动，傲骨嶙峋；还有的如倾颓的古堡，断壁残垣间，似乎还回荡着百年前的马蹄声，和那一声声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的低语。

这土林，便是大地写就的一部最浪漫的武侠小说。

它没有文字，却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。它用光影的变幻来叙述情节，用风沙的侵蚀来刻

画人物。晨曦中，它是初出茅庐的少年，意气风发，金光闪闪；正午时，它是镇守一方的雄主，渊潭岳峙，气吞山河；而到了黄昏，它便成了那个看尽繁华、归隐山林的高人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苍凉而温暖的慈悲。

我曾在朱自清的荷塘里见过月色的静谧，却从未在这土林的暮色中，见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温柔。当夕阳西下，那光线变得柔和而缠绵，给那些狰狞的土石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沙。此时的土林，少了几分肃杀，多了几分梦幻。那些沟壑里的阴影，不再是死亡的预兆，倒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秘径，引诱着你去探险，去追寻那些早已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绝世高手。

我甚至觉得，只要我伸出手，指尖便能触碰到那个迷梦的边缘。

那是一种怎样的诱惑？它让你想要抛弃一切世俗的羁绊，在这片废墟里，寻一处洞府，面壁十年，练就一身绝世武功。然后，仗剑走天涯，去管那不平事，去爱那伤心人。在这土林里，你可以是令狐冲，潇洒不羁，独步江湖；你可以是萧峰，豪气干云，义薄云天；你甚至可以谁都不是，只是一缕游魂，在这片壮美的废墟里，寻找着前世的印记。

然而，梦终究是梦。

我们这些俗世中人，终将要回到那个为了现实而奔波的世界。但我知道，这片土林，这个武侠世界的迷梦，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它提醒我，在现实世界之外，还有一个如此壮丽、如此浪漫的精神原乡。

大同土林的壮美，便是这样一场让人沉沦的迷梦。它用它的苍凉，治愈着我们的平庸；用它的壮阔，激荡着我们的灵魂。哪怕只是惊鸿一瞥，也足以让我们在余生的无数个平凡日子里，借着这一点微光，去抵抗那无边无际的庸常。

这便是土林的浪漫，这便是江湖的余韵。

前些日子，我在《太原日报》“双塔”版看到段崇轩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，题目为《山西新文学研究的引领者——追思董大中先生》，从而得知董大中先生去世的噩耗，心里很是震惊。

我与段崇轩先生并不熟悉，但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与董大中先生40多年的交往以及董老在文学上对他的点拨教导之恩，着实令人感动。作为同乡和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早年我亦曾多次拜访过董大中先生，在求学问道的路上，得到过他的点化和教诲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作为文物工作者，我当时正在密切关注考古学家卫聚贤，需要详细了解卫聚贤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史料。我在网上查到董大中先生曾经撰写过《史家名宿卫聚贤》，此书早已由三晋出版社正式出版。我便四处打听如何可以去董大中先生家当面求教。因缘巧合，从降大任先生那里求到了董老先生的联系方式。随后，我和董老电话联系好，于一个休息日去了他家，拜访之事终于如愿。

初次见面，董老当时已近80岁了，虽然有些耳背，但思路非常清晰。由于我是同乡后辈，加上年轻，便也少了几分拘谨，多了一些胆量。我开门见山，向他索要《史家名宿卫聚贤》一书，董老不假思索，很痛快就答应了。他在书柜里翻寻出此书，送给了我。接着，我又与董老聊起卫聚贤在考古学的重要成就，话说到动情处，董老也谈及他早年在老家求学时，亦非常关注乡贤卫聚贤。聊天中，当他听到我上学的学校时，告诉我，他姑娘和女婿都在那个学校教学，一问名字，居然是我的老师，一时之间，关系又拉近了许多，顿感缘分不可思议。

三访董大中先生

吴鹏程

卫聚贤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成就令人敬仰，但是对于他本人的历史，我在那个阶段始终搞不清楚。于是我便利用闲暇时间，再次拜访董大中老先生。这一次，他直接带我去他家的地下室将相关存书搬到楼上的工作室，让我细细翻找。功夫不负，终于找到了一套卫聚贤在抗战期间私人筹资出版的国学学术刊物——《说文月刊》，其中有一期卫聚贤写的自传，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身世以及求学立业之后的经历。随后，董老先生将此文复印给了我，同时又将我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张颌先生所写的有关介子推的两篇重要文章一同复印给我，令我非常感动。

三访董老时就显得更为从容了。还是在他家，他将自己当时最新出版的著作《董大中文集》赠送给我，同时他还将未出版的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思考——《四疑案考》发到我的邮箱，方便我回去以后好好学习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比较重要，他将计划出版的《卫聚贤传》打印修改版赠送给我，还将卫聚贤家族后代的相关名字、联系方式一并给我，方便我以后和他们取得联系。2017年，当《卫聚贤传》正式出版时，董大中先生还专门举行过一次会议，我到了会场，董老送了我几本。之后我将此书作为珍藏，时时翻阅。

三访董大中老先生，使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。此后，董老去省图查找资料之际，曾顺道去我当时工作的单位看望过我。那是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相关资料，突然接到董老电话，说要来我办公室坐坐。我与他聊了一会儿，深感关于乡贤卫聚贤先生与介子推研究一事，董老用功甚深，颇有见地。他的好多观点至今仍然启发着我，使我逐步理顺了做学问的思路。

近几年，我没再见过董老先生，只是打过电话，请教学问事宜，董老一一解答，令我不胜感激。仔细回望我与董大中先生十多年的交往，似乎总是离不开卫聚贤这个话题。卫聚贤先生是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古钱币学家等，董大中先生是“山西新文学研究的引领者”，在史学研究方面，他的贡献应该同样被人铭记，《卫聚贤传》一书便是他杰出的代表作。



冬日雅趣

陆冬英

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”。这份不为相见只为尽兴的洒脱，正是冬日雅趣的真谛。如今虽少了这般乘舟夜航的闲情，却可效仿古人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的意趣。冬夜围炉，竹炉汤沸，火苗舔着壶底，茶香伴着水汽氤氲满室。三五知己围坐，不谈俗务，只话闲情，或聊书中趣事，或忆往日时光，清茶入口，暖意入怀，茶不醉人人自醉。偶有好友相邀小聚，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，或是一盘皮薄馅鲜的饺子，滚烫的滋味驱散寒意，欢声笑语填满屋宇，让冬日的寒凉都化作了心头的暖意。

其三是围炉夜读。寒夜拥炉，茶香与书香相融，堪称冬日最熨帖的雅事。窗外风寒霜重，屋内炉火星星。蜷在

铺着绒毯的藤椅上，捧一卷心仪之书，便入了一方自在天地。毛姆说“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”，冬夜的阅读更似一场沉浸式的心灵归隐。那些书中的人与事，或激昂慷慨，或低回婉转，都在这寒夜里变得格外真切。无需追赶时光，不必应付俗务，只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徜徉，让心灵在墨香中沉淀，让思绪在故事里飞扬。这般围炉夜读的时光，无关功利，只为怡情，恰如古人所言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，数点梅花天地心”，在清寒冬日里，寻得一份内心的丰盈与安宁，便是最难得的雅趣。

冬日雅趣，何止于此？听风穿竹，踏雪寻梅、围炉煮酒、临窗赏雾，每一件事都藏着浪漫与诗意。不必刻意追寻，只需静下心来，在这清简的冬日里，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本真。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浸润在雅韵之中，方不负这冬日的静好时光。

冬日如一幅留白写意的水墨画，褪去春的艳丽、夏的燥热、秋的浓腻，唯余清简风骨与内敛雅韵。寒冽里藏着温润，静谧中透着生机，这股时节里的雅趣，恰似煮雪烹茶的清甘，越品越有悠长韵味。

冬日雅趣，首推乡野闲行。寒霜一夜染白田畴，清晨的田野间浮起淡淡的雾岚，如薄纱轻笼，将远处的村落、近处的田垄晕染得朦胧如画。农家小院里，暖阳下晾晒着大白菜、萝卜与雪里蕻，都是过冬的踏实储备；檐下悬挂的红辣椒串、金黄的玉米棒子，似在哼唱岁月的歌谣。走在田埂上，脚下的泥土冻得紧实，空气里混着霜气与草木的清雅，这般质朴的景致，最能涤荡心头的浮躁。

其二是寒夜访友。古人的冬日雅兴，藏在“雪夜访戴”的随性里——王子猷雪夜醒酒，念起远在剡溪的戴安道，便乘舟夜航，至门却返，只道